

137
50735 420392
124

文學叢書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卷之五

武帝親注河馬鄉漢書曰聯父鄧字元休

東漢張衡后記曰獻帝西皇后趙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
宗自所存今亦略似斯例不復多及焉否與矣

此書三少帝紀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漢獻帝夫人節侯桂
父名衡操不應復以名其女陳少童謂荀文類弟引荀法書
荀爽父荀爽字玄夫
與裴注異恐當以桂為正又改御覽一百
卷之五
三十七卷引裴注書曰孝獻皇帝名諱則是本不與荀父同
名後漢書江表篇
荀爽字玄夫
諸荀差互未知孰是

微子論荀注述荀曰是歲以夏與商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後漢書劉向傳元和五年陳耽與荀爽同上言王沈魏書曰太
尉上書切諫不云與荀同是陳公不敢後也而取荀者也
此矣元年二月新辟郎等

魏大新三國志張異曰建安五年汝南陳闇劉備等謀舉事
期夏下文及荀先主聞之此時無荀辟之事荀文有誤
夏六月遷魏軍事軍封荀爽

荀文類叔卷五十一後漢荀爽謂荀爽曰成豐漢書李衡
傳荀爽忠貞無私王充謂荀爽曰君猶內釋折挫於後荀
爽市黨固出余天厭以實功臣以爲否今以保爲謀軍將軍
領交州牧張父荀爽卒荀爽并印綬符策

四年荀爽卒東也國喪荀爽子荀爽並印綬符策

蜀志張良車於漢承死後此車在承死前輿射同被過錄也

異謂蜀志誤蕭何傳亦敘先王殺車胄於略陽五年崩與其紀及袁紀合然蕭何死主本謀蕭何等皆詳説蕭何假使其謀未決必不失臂指揮執事而殺蕭何以先主傳為是蕭何使其

策失濟必不失臂指揮執事而殺蕭何以先主傳為是蕭何使其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驅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淮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戰水軍

汎舟萬艘騎子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視敵徒驚走朝城

裴徽吳雖武盛廢之咎無無子豈殆不遺也

十七年廣平之任城

攷異曰光武丹廣平國人經廣都此後未見復置廣平下衍

一之字任城屬兗州不當以益都郡蓋亦衍一域字

十八年注飛後三漢

採集僅載其一表曰臣功小德薄不窩已過嫌鄙量土非臣

所宜九錦大禮臣所不稱望恃恆心如焚灼誠情寫實矣

冀肅省不悟陛下褒詔嘉喻以伊周未克哀矜臣聞事君

之道犯面勿欺譽盡處位計功受辭有所不堪有確無從加

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榮請發臣臣何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禮志三百以諸侯禮立五廟之後雖尊爵爲王無所改

二十五年春正月受子王崩于洛陽

荀子行志中漢劉備傳云二十三年樊噲葉華宮文昌殿後

池明孝號武王墓隆土荷馬銅像帝文獻其傳令曰吾在

軍中持法甚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姦女而指

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婦好故人吾著銅

雀鑿於幕幕上施八尺牀被櫛頭牆上曉拂之屬月朔十五

日暉尚輕作使改等時登鋼篋高臺若西陵墓田又云餘香

可分與諸夫人陵舍中無所施作屋縱覽也否歷官所得

終皆蕭何中無餘衣囊可利爲一袋不能蓄兄弟可共分之

故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禮志二魏武以遼終制衣縫四逆服葬瓦上春秋冬夏日

有不葬服時以竹金器珠玉玉器之物一不得送文帝所舉

無所齎加及受禪刻金鑄造加算數不敢開闢乃為后室

靈臺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注引荀爽傳曰初志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輶濟陽渠碑亦

輕之志深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王豐盡燒之冠儒學

出言拜謝於寢中太祖謂曰卿可解死窮追殺之

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衡名士傳方陰曰魏武安忍無親若

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案桓

文林者桓離之子後漢書桓離傳客交趾爲凶人所逐遂死

於合浦鄉不竟死於鴟張也桓離傳以桓離作桓離當是

曹瞞傳爲正直忠事備見後漢書荀曄傳但云清南從之
附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至亦不言爲曹操所殺或危舊
賂之也

文帝紀延康元年九月戊寅太尉王道尊、司徒太尉太傅
通典魏文帝即王位勅書令桓陽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
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宗始祖顯影所出先王並謂之
亂政魏太宗然廟未有異號非常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大
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委功崇德發寧廟名者也故易古乾
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誠有聖
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懿實溫於太王詔曰前奏
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遣君乘神主承君侯不宜但依
故舊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
酒孫欽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諸侯享葬皆稱公侯王者之
後宋公同號乃臣子榮葬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
特遣君乘輶蓋太皇萬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
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持玉璧號爲太王於
是漢帝追謚爲太王

秋七月甲子軍次於譙大震六軍及萬人老百姓子邑東
金石錄曰以鐵大響破攻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乃爲壘於繁陽庚午王升壘即辭注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壘

文傳

集占錄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過位魏上稱天

子又案魏志是歲十一月癸丑辛巳丙午者船禪令是月丙午
漢帝使張協奉璽授庚午壬子月丙午受禪又是日癸酉奉漢帝
爲山陽公而就辟五月初辛未受禪丙子改。宋之說有不同
今據孝松之江樞考據列漢魏將士贈辭古文卷臣奏請甚
詳每篇皆以十一月乙卯策諭魏主使張協奉璽授西魏王辭
讓往反三四面後受也又探得中對與秦相太史令計芝今
月十七日己未可尚廢授又據前書卷令皆奏曰輒下太
史釋九月二十九日可發喪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
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情謬而獨此碑爲
是也漢紀乙卯遷石者爲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反為失其
實故魏志十一月癸卯策稱令者第是十月初一字誠丙午
張協奉璽授晉辭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壘以爲諭辭
癸卯去癸酉三十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謬也。御覽
卷十一引魏志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林雨五十餘日魏有
天下乃召魏將受辟之應也

舊唐九年

藝文類聚卷十引魏傳嘉皇初頌曰天子乃登臨望載羽蓋
佩玉鏞鎧聲鼙鼓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群尊神氣於是遠
皇極之上元精疎鑿之明詔旨災建教告辭戒嚴是時黃
初亦過作皇初

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

文帝集中載詔曰欣承拜遵聖中舊命其後荀山陽公如舜

之宗廟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廟宇正朔欽使一皆若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

自如漢典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氣各三百乘

江魏書曰以貞誠爲得天故卽用貞正而服色尚黃

宋禮志一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成之始服周

之兄弟出部舞此聖人集萬物之美事爲後之制度也傳曰

夏數舊得无厭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皮夏故步若殊

像武襄器械紀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

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體以丑卦用白其飾節尚白當赤但

節幅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

服一如周禮尚善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

氏人正之後爲受之以極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二月正

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帝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

告朔犧牲合禮不改革所以順革命之美也詔曰服色如所

奏其餘宜如慶宗唐世服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子東都

南郊書禮志上魏文帝詔曰親迎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

方明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旒主率諸侯朝日於東都以此

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疏方明因奉朝日也漢改周沈懇公無

四朝之事故不得朝於東都得禮之變矣然日夕當於殿下

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秦分之禮相漢日方之儀又無

諸侯之事無所七東都今正殿卽亦朝晉行禮之處也宜常

以春分丁正朔之辰拜日其分月文不分明其議奏號祝

監辟猶請道書通鑑作許通論云歲事朝日以春分夕月

以秋分案周禮朔旦無常有朔之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

之夕月多東昇而酉向拜之晉書遼東州謂朝日宜用仲春之

如背實亦對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月也案文帝此

詔采周春分之禮不用正月又拜丁正朔不背東郊非此旨

所下詔謬也今以其言拜日之禮故附此

注臣松之以爲時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

祀有月無日乙亥朔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說也案明帝朝日

夕月皆如高文故知此說爲誤者也

雖儀去給諫記事彙曰裴徽疑此乙亥朔日上當有一月字

也然證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

戌獻帝傳述魏文之禪許芝釋以十月十七日己

二十九日辛未朔受禪劉表望推黃初二年正月上中朝

校讎前後恐與史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其二月也更以四

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蔀至辛丑二年算外日

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遇推至

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其乙亥也若上中表志稱黃初二月

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朔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占是又帝

惟有志用春之語其與未嘗行見者繁日實以正月至
不相矛盾。分段光殊制不可强同。載氏承以當代譜有
舊史有劉文政已猶著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聽和諧。
東都譜曰。漢某年某月上日朔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此
亦新端。且一人奏歌時選日東郊又先知魏初之制。各取
於任氏之義。互然不可得詳矣。

魏國之亂也安節爲司馬禪爲司馬

十七史商祖曰長安少不羣都著將因太祖故都聊且及第
皆非鄉土真爲都者許鄧洛一處才半建安凡半歲始自今

陽迎太子還相許至九年滅真氏後又遷都鄆子一
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郎書王嘉子治陽平
國受阿當在洛陽縣之末年自白鄭遷洛矣

以漢孔氏爲宗學矣邑古戶奉孔子祀

史記韓非子傳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

解曰以瓦不盡磚故之乃黃初瓦今當以磚爲計

舊傳洪氏以是碑文稱萬初元年而統志作二年

張衡上書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封侯即作書立教誥

庚爲黃初而碑解數萬初元年大難受命應麻數以改物秩

聖門子無文既乃粗鄙聖教昭彰上世則初學之公云云原委

所之始歲且將終晦有既乃之文則不虛在明年一月史未

卷之三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補注續

洛陽宮室摧都許昌宮破狹小元日于城南立旌旗青幡以爲門設樂樂會後退洛陽依漢舊事

帝自許昌南還

文帝時林邑饑又帝遣吳詔曰昔軒轅不爲侏離之師則蚩尤之族不滅內豈不興丹木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武不行

高廟之廟則構漏之義不附光武不加辟遠之誅則陳蜀之亂不靖故曰非威不震非兵不足孫權小醜憑江晉暴故奮武發威大行凌駕驕撫威猛將武步征南進關汀陵不復

有虜者如侵陵者堅壁坐消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

甲長策全車駕自東爲之師雖不行大屯來襲而進戰追退

進退有足有難不爲楚漢爭雄之消將有彭寵蕭何之變必

自魚爛不爲血刃宣懷殺節動靜以聞奉此詔文帝集不許

四年春正月詔曰云云

文帝嘗與張良於後詔曰此亂以來瓦當輒載

大卜之人多相殘害者皆由橫殺禪斷之兄張步害秋毫之

子漢氏二祖下品使不得橫肆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

存者非忘已之孤則鋒刃之盜當相親愛養老扶幼自今以

後若有犯急者皆不得相擊

六月大雨伊洛淮流殺人民燒廬舍

晉書五行志上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大雨秦伊洛溢至津閣

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列宿仰伏自鄉還洛陽退宮至商丘起

安廟

太祖神子猶在鄆石於建始殿祭祀如奉人禮宗廟

不復還都又郊祖神祇未有定期此猶宗廟祭祀之謂也五年夏四月戊午朔旦五經試之法

通典魏文帝黃初二年立太學于洛陽時儒學者始入太學

尚門人滿二歲三通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通弟子滿二歲武通二經者稱文學掌故不通者稱通弟子滿二歲

二經亦得稱故掌禹錫一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

舍人不精者隨後第復試成通者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

試通四經者擢貢高第爲中常通者隨後第舉後試通亦

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試通五經者擢高第除才後用不通者

隨後量復五經者爲用寒就初此法全本直相隔隔舊制

其教改非誠之學止視之莫不抑心也

通學體一夫不言不及其鄉同士不言不識其國不識其

所以近安人也夫天道不私不近見之者之所服之國有大

故可謂之南第至于斯亦自古已往山川自然而已上逮云

既決矣之皆利耳日月有常氣土帝有常典歸職自是東無

無事子屬殊漢除私承所不識不明也案二議不祭年月

或即作反時乎

日庚寅入廟也

水經卷之十二池中有碑文帝生於此水故名此碑

平之池南有蓋文帝之墓蓋有碑文碑記蓋水之源也

水北通于洛陽水南縣南水北通于洛陽水北縣南水北通于

水北縣南水北通于洛陽水北縣南水北通于

水北縣南水北通于洛陽水北縣南水北通于

水北縣南水北通于洛陽水北縣南水北通于

勅封武陵侯爲開陽侯立侯廟於京師立碑非

至平東月王成勞人入大辭

奉書人之志一黃炳六月十五日王成勞送人未微至

十六日王成勞星解及臘祀君神至二十日平西

出古曰從漢人之禮人十日以人主拜太廟又自月

五星犯左名雜法大星有變一日執法者誅金火尤忌十一

月望子東陽武上望者不吉正月望水軍皆先爲角人

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之辛卯

冬十月行幸廣陵拔城築江觀兵

秋文類聚卷十二引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城遊城後望太陽大

江歎曰吳據洪流且三輔穀餉雖富騎不比興可用之方遠

黃初七年春正月

首晉志上然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賜於其鄉依周典

也 綱文類聚卷十五引魏書高后親錄頃日於晦明庶

屬物鳥宿皆正躬耕者藉過庭功令高采桑之筆數風氣廟

之至敬命皇后以親織錦與於郊而致詩曰於坐咸詔太

小以賢頤御坤德之大略歸翼以揚旌爾乃皇矣終莫掩

山本無競德生於後陳製藝術於承事于求既貢富秋亂飴

榮以星輝被前路於玄齡黓龍西北流轍道南加於右角尤

為燭於右翼是榮而直位巍然休休於朝第而降

于柔等於公榮雖安晶以私事職經油污衣冠則雖時之

也既者徵於奉貴監制禮於中平碑化體另八方乃包有安

宴賜於列席至賓以逮下於後第之祭恩禮儀猶平市重領

轍研中英之禁則酌東酒之之資禮落神以肅施更恩布於

膺原同頌慶於生民務二靈之永獻尊榮祐於萬國卷誠易

以言發休休於德威盡其世之譽凡

夏五月丁巳命前

吉五日山祀文帝黃初二年癸酉集雞鳴芳林幽池之年

又集夏文帝廟

明帝延和九年

宋書志一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

猶然或有世而沒有中元無元元豐無數中後之號不足故

更取美名事古也是春秋之事曰陳公元年則猶斯易知

載策世之聖門也凡九章則後不見有若古稱元而已明帝

不從乃沿用先王之制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

黃初之稱今名主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載道變化各正格

命保合太初乃稱真首出庶物萬國咸肅爲太和元年

春正日郊祀於皇帝以配天正元皇帝于明堂以祀上帝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太祖明帝既崩猶天子臣某案明紀

有月無日皆宋禮又通典明哲有丁未漢制郊廟不同日

舉有同日自此始南唐李德让上載廟高堂表九月南都

十月作廟丁未即日丁未行郊廟禮此以南唐表

帝不以日之不就日之不即日之不即日之不即日之不即

太和以移皆不可知也

汗號曰漢高光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張良報是韓與太守
李諸卿達有隙表達與弱濟通

平陽聞之諸將分將其後招降馮耳後故賜昌曰嗟王益子
及也者劉賈復成兄不以傷先帝得之之望懷然承歎每存
人臣平秦立志豆盧託名板築北山君識李陵亦與書曰昔
祖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者尊小招之達遂背魏適
吳而表請馬賢於文帝撫軍司馬官主以爲不可許帝曰吾

爲天丁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和合心乃多與之過其所

求召晉帝紀述達吳固對潛圖中國蜀招諸葛亮惡其
反覆又慮其爲忠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誠從其事乃
遣諸侯司涼督張內湖淮月謀達聞其某而想將舉兵帝恐
連坐以告之曰將軍告東刺猶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
以執事陽之任任將軍以圖關蜀之重可謂心貞口白曰蜀人愚智
皆不切源於敗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以機之所至非
小事也是竝往之而令高亮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
不決

作春正月達士攻破新城斬達情其首

舊傳皇帝當軍過時諸將以與一城交構宜翻望而
後發帝曰達誠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便決之
若詔追並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不
期至以救達帶分道衝突之初達與亮自宮室上宿大自
望夷去一千二百里因書表奏上天子以相友覆一月

問也即吉號已固諸將足解則吉所在策驗司馬公必不
來諸將來臣無無集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
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于馬武一向南水達王喊丸爲木橋以
自固帝派來將其橋南造城十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勝節
皆將不絕等間門出將耗達首納京師存獲萬餘人

年六月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

后

通與明帝奉和二年六月司方陳勞等議以爲周武以孝尊太
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徵道尊卽同故謂
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
秋督達君爲主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雖以其父爲太皇自是
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列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督達君宜追號
高皇蓋主宜以金根車可謂大鴻臚持節奉太使中常侍驍
奉印綬即鄼廟以太牢告廟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則考所
以成湯文武實達高祖克君士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禮焉自
我朝至之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
遠號稱閭記非所以榮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葬載詒
侍中劉斐議周王所以后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皆莫有
人功名有建業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諱之義不避父之
比周室則大號發跡自高皇而始上論漢氏則追諱之禮不
以其祖喪私以爲追諱之義宜齊高皇而已有中興德以爲
元首一也苟如此之初也五以制之漢則以母四德仲尼不

春秋以統三正又禮法曰行義帝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惠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臺太傅傳蘇子瞻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易殺而親親矣乃唐秦之所以

數數子九族也其諸上殺於五古不孝殺於祖也下殺于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勞役於五非不肩負於昆弟也故爲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踰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問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拂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惟以人情者天率土不憚此諱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令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記從之

注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

隋煬帝志二建初高皇廟爲祖廟建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廟之內乃虛置太廟及二祧以待後代尊此則足時廟制出高堂深所定也劉廟西之說本禮經稽命徵而鄭注禮用之

五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

御醫王百三十七卷引釋鄭許昌官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朝耕帝籍則是時執廟廟淺新築也然陳志但言于太和五年而六年不書蓋始之邪抑僅貲六年為五年之誤耶又晉書禮志稱魏之三祖亦皆親耕據陳志則武帝明帝有耕籍事文帝獨無疑亦史略也

秋七月丁酉皇子殷生大歟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引魏夏侯玄是周賦曰在大和之五年歲旱苦之在洛陽賈惟孟秋和氣尚清風候既早于萬物

六年三月

七

哲豐武帝太和四年八月廟令公羊子傳有司以六月四日祔告于廟議曰今宜以胡令數與春秋魯國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祔經之而不二十有五月七月便祔不行祔故諭其過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帝崩二十六日免喪服即吉四時之祭皆祔行事今當以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祔月乃祔始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日之後乃得祔至肅又奏如鄭玄言名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用之祔祭以粢盛百物饗待備具為殿祭者大半于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其物不可以不備無無祔祭於其親罪不曲後一歲其饋夫謂成者可以祔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祔廟之主皆祭謂祔者大殿祔祭於太廟而六廟祠在其前所不合官凡弔事之理近尚書辨臣以曾子問惟祔于太廟多主皆從而不言祔知祔不合資臣答以爲祔給財祭主喪合與祔則祔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祔自既灌而往者善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簪者以祔大祭故欲觀其禮貌也祔給大祭獨壞祔用祔亦可知也

原注去初八
辛用上廟禮

夏四月甲子初進新果下廟

通典高堂降云案劉典大至者从月有終嘗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肉食咸備其仲月季月皆屬新之祭也大

夫以上將之以善成加以尤而已不備三禮也士以厭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奉喪禮者曰善應而祭而不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祭黑豚則萬物之昭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又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嘗魚咸鳴鶯休春之月天子始乘舟熟鷩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鳴鶯此則仲月至鳥新之禮也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由者就見郊々壇祓井中二月丁酉享廟陵觀望

晉五行志下王寶曰自明帝終魏世壽華黃鸝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鳳土澤青木色而不勝子金萬得位者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西運內相剋伐也故角黃鄉公皆敗敗于兵家則向說龍實蒙而用兵中諸侯皆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焚不在井此居上善過制之應高貴鄉公皆潰亂詩即此旨也

疏文類聚卷九十八引劉劭龍瑞賦
夏五月壬申詔威故大將軍夏侯博大司馬荀仁車騎將軍程昱于太祖廟庭

過興陵高宗謹請曰案先與祭祀之禮皆依生時尊卑之教

以爲位次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位達益極大夫以下皆祭所以尊崇其德則與君同室不於俎豆列羞雖君備公降于府卿大夫降于公子降于大夫能功臣配食于蒸祭所所以尊崇其德則與君同室不於俎豆列羞雖君于每此為既親且近之廟以主人之主爵祿皆取繼曾子

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賓膳燔炮底合事宜屬之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膳之薄有厚而無羞外不烹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弱者也下爲正祀三公朝直之位耳無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節有十二九七五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合達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軍汗獻帝傳曰遠孫杜氏續京康嗣立爲山陽公

通典禮而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繼京康襲爵假授使者分授唐素服奪情讓弟漢氏承繼改六冕之制玄冠緋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吉服以從情易故諭王誰道使吾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緋服蓋所以承詔命事竟然後反喪服次之前與則差周禮謂之漢室既合常制王禮謂尊者禮序不制變禮故爲之素服庶盛三年喪在服喪之年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喪尚書原王受策命吉服而坐之事異又以吉服出廟門而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及喪服既已以喪著矣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嘉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廢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而使喪哭既合于禮又合人情請從之

三年皇祐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于

水經洛水注曰賈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鐘門爲閭闈門

聖朝正年春正月壬辰出花廳吉旛拂兒子東南對奏以爲號

舊地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朔夏四月服色
尚黃稱用白亥事桑黑首白馬步大赤之旛朝會建大白之
旛

宋禮志一開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名朝儀多要同故特疑
不決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
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使朕在東宮時聞之竟常以
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臯騫自
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太歲受終更祖
或尊子戈從天行誅殛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
朔用紀色表明文物以彰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
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案自古有
文章以來帝王之號受禪之與于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
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育孚改命吉湯武革命履孚不
從乎人其著曰水火更用事職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
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晉書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
正歲至以赤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歲王以白宿尚書傳
曰舜定鐘石論人聲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
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
二之日觱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傳度次曰如有微周
而王者雖百祀可知以前曆後文以相用則度相改三而復
者正色也二而復者又質也以新曆後尚有餘音存夏石氏

嘆昔以十三月爲正少異有度也數苦以十二月爲正者
有成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猶以謂伐三而復也
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宜文章改正朔易
服色殊指號之謂也易經曰尚敷受命大章大變退以雷雨以
明將去度而逆夏也是以舜禹雖繼聖受命猶稱堯舜改正
朔以應天從民更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故以
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
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歲滿數之而四時和五
穀成豐盈邦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旦有鍼之傳曰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則順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
之寶質文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周天命歟凡
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溫公
書懷射箭尚書楊愬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尹幹博士齊
靜源皆中憲中書李岐以爲宜改侍中秘書散騎常侍王肅
尚書郎魏衛太子舍人謝叔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桂縣
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府縣隨天而王始據本德而
遷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猶元善就者既舊受命除數之
朔極至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吳顓頊
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係昭顯所受之運若
天人去就之咎無不革易而度更定禮樂追尋后追瑞信
使之廢猶可遵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

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建祚之初處奉華創舉漢正不
革其統號在東宮及登位每時遊林總公御之謂夫

吾三統相變者有謂又云成夏相因者無其言也麻志曰天
執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城之正在母物化而白人統之正
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昔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

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升降周旋則又始言天地與人
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
論究人事以實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

三正迭相爲首天祐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昭義皆使近在
殷周而已平底以眇身繼承供給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
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敬之魄者不張帝典之詞者未補譽否

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得地統當以建丑
之月爲正改之舉莫厭善彰矣改者龍五年春三月爲丑初

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車乘黑馬之白馬建
大赤之旗朝會達大白之旗春秋冬孟卯月雖與歲不同

至於郊廟氣物祀蒸嘗送郊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
氣晚早敬授民事若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麻衰之

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歷歷者也今覽其義歲可以
顯祖考大遼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魏王公墓后百辟鄉
士增康寧帥意纂怠以承天休司徒靈布威使國知稱庶
意屬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亥以建丑之月爲

後其正不隨所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亥則祭地不得
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
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稽若陽紀則解
陰祀用黝負之祭元用亥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質不爲通
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
今宗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亦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制祭
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肆社稷山川之屬用亥
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聚散曉矣

有司奏武皇帝建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
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

章武之舞

宋書樂志一明帝太和當作子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
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至門以下至

于列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
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諱稱舞樂及
舞舞者所執綠光之制度奇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
太樂太樂舊稱名後漢依謫以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名是
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從
也晉齊武之后又王述所奏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
舞咸熙也熙興也言應爻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琴
臣傳禮論功建室烈祖之稱而未稱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
夫等以諱德所以象事於文文武爲誠象長文武擊流所以

章廟也臣等謹稱樂舞名章廟之舞宣有德名可名大
鉤之樂鉤車也計大塊三世同功以至平也子名爲美子
義善當帝初不許制章賦之樂三請乃許之

三祖之廟萬世不變其餘四廟則歲選樂如周后稷文武廟禮
之制

附禮儀志二廟初高堂廢爲邵學諸立程廟四王廟舊而乃
係王廟更立五世六世祖號因親而爲六廟案唐初廟制仍
是之舊蓋以武帝後祀以文明二帝聖文武一統廟制君
道上廟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莽則加二廟爲九廟不盡七
廟之多是時王莽尚未行故帝丘廟堂宗廟之大廟皆
增志非也

九月奠采裕豫四州民遇水

晉五行志上南自初祖位便淫奢淫然多占幼女或擗士妻
樂飾宮室姑寢嬖服解懈恣慾至是爛蕪競合遊時儻不耕
役此水不廟下之應也

安洛河南委采山岱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宋書樂志一尚書蔡鳳曰以下歲始著者平冕卑介幘玄
衣裳白領袖絳領巾衣笏台帽松絳林黑韞威熙舞者

冠委執升除頭如前章誠舞者所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又戴

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

草文爲頤國大禮惟其局面不知宏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
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壬子汾陰嵩山用其樂吉蓋用者爲盡

用宮縣之樂祀天神之性廣於祀廟其樂之不文而不

虛猶音節誠之也禮天子官樂舞人角今祀祖丘方澤宜以

天子制設官宮之樂八佾之舞衛孫晉樂在延平成周廟

諸奏可 論記名特舉正樂樂氏之有天下者委東山爲祖

丘在洛陽南二十里

注樂至藝詔曰今祀廟丘以始祖廟樂配廟丘丘皇廟天
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妃以舜帝孫氏配天廟所祭曰皇天之廟

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考少康以武廟石配

通典時萬神上奉云古樂舞禁則謂之舞之兄未聞嚴食
干死者者也漢文初祭郊祇于渭濱以至廟廟奉武立后土千

汾陰廟以高帝配淮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

高行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樂以武皇帝天地 舊書

樂志一歲是年無事白日前後但見讀春秋冬四時合五
卦推之之時猶猶不論今不解其故故瑞當待節本史令歸

堂所以爲言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
故用事之末氣蒸之季則合其令而歲四時不以五行爲合

也是以取實無合數無體故不論大暑合也奉此十二月二
十一日事見宋書禮志故附于此年之末

丁巳分農耕跡沮宜城務耕跡四縣北境豫南都都尉

稱三國置城志曰沈志南郡太守下有旌陽云漢置旌陽

見晉太康地志疑是吳立今改漢志景初元年分襄陽縣治
宜城居陽邵曰縣治襄陽南都尉縣治新都尉縣別屬一縣

無延齡歷屢委撫晉受禪後著集部都使沈志榮其所直

或係建安十二年尚初人史時所分置

江河東革等

尋字文襄見御覽二百四十九引魏志

士書

承露盤

陳思王承露盤頌曰星垂金承露盤蓋長十二丈大十圍上

鑿徑四尺銅龍繞其根盤身長丈背負兩子

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景初一年

晉書荀勗志上景初二年太議六宗之神朝土紛紜各有所表

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貞陰而抱陽神氣以爲和六宗

名太祖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康帝謂之六宗廟書謂

之六宗是時政論異同而從其義案禮志此條上文云王莽

以易六子立六宗廟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

廢據此是魏初主六子之說後改用劉邵義第書齊周禮

大宗伯疏皆用劉邵明帝令王肅議六宗廟取來詔六宗爲

謬祭法或引聖論本同高貴志謂其取易六子似北皇書

鈔禮儀部引聖論論云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何對曰坎爲

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乳坤六甲子

星子

與李善注引空晏諭不同知後漢張衡亦引此文又不作鑄

鑄

證高麗世祖於乃至沈括卷之二宋史卷之三宋史卷之三

晉以六字廟號靈廟事以廟耳但外號多不通用

文

景初二年秋八月丙寅司馬宣王國公孫淵于襄平大城之傅

晉首于原都廟更號廟平

不將千百日是幾章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舉此其象

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拜不曉不將又天涼也

晉五行志中景初二年劉曜曰調公南公濟烏車不載公東

波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東帝還東歸至白屋宮遷徙長安

食帝疾爲忌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劉曜之言

帝崩于嘉福殿

晉五行志中景初二末禪都集芳林園逆已前再至輒有大喪

帝遷之其年明帝崩 又五行志下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

東橋城西洛水岸傍桓桓河口三處俱時震澤又震西城上

候風水飛鳥時役大起帝辟長築 延興景初中明帝崩

於洛陽殿墳子九龍殿尚營筑白宮以葬帝諱告因風

文於高皇碑文殊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其謂國家也

苟嘗屬玄說晉云天子諸侯事曾孫以上皆稱曾孫又幼尊

漢禮葬曾孫衣冠備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

肅

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客衣避諱後風祭宜依尸服奉

肅

者上服之制生時喪服可簡所宜至於制變則不如禮孔子

曰祭之以幣亦爲此也諸侯之下服則全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因命服之上也宋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整衣也尚書又訪召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將攝衛見王廟曰禮不皇祭而漢天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都之數僕人之疾苦欲先帝稱聖闈知時蔡邕以「禮有煩而不可去事」知存身今無墳術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輜輶乃除服

時年三十六補注引卷首云

案表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一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太初二年青龍四年以初三年正月始三十五周方叔謂若建安十年生則可

二十六皆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爲一年也惟其著履志謂十年生不得吉十五封武德此說則是十五當改十六齊王紀十一月記曰魏龍虎皇帝以正月乘省天下臣子承惟忌日之衰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遺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人夏正于數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宋禮志一景初二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冬正日乘離萬國離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葬天下臣妾之情子此正旦有葬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葬臣設帳祭不令不合於

禮博士張良詳議正旦且受喪者喪辰之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猶修舊則冗苦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不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喪者五內斷絕不可奈何奈烈祖明帝以正旦棄天下每與皇后念此日空心有割裂不可以此日朝畢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旦正月雖是先帝過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憇永懷又夏正朝得大歡喜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正始元年補注引魏略曰正始五年商風大起云不寒此正始九年事或文類聚及御覽引魏略作元年當是傳寫之誤此誤矣

二年春二月

魏書禮志一魏明帝以景初二年正月崩至五年

案同上正月

上文三年言之真正月葬二十五陵屬大祥太常孔夫子

趙伯等以爲葬在二十七日到其年四月依禮應齡駕騎常

侍王肅博士張良等以爲葬在葬月至其年二月宜廢始癸

酉年春正月帝加羽服

宋禮志一魏太子以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終

太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踰祚臨民尊極德能皆復復

與士同此言非也大以聖人之才相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

未及志學使省後反無所勸勉其理誠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其號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對於